

年八十六 選說小篇短

季
季
編

白先勇
東方白
陳若曦
鍾延豪
胡迪菁
王禎和

黃凡
廖蕾夫
吳念真
王璇
葉言都
張貴興

站在相同的轉捩點

季季

——「六十八年短篇小說選」編選序言——

• 三年幾多滄桑 •

這是我第二次從事年度小說編選工作；上一次是民國六十五年，中間相隔了三年。

三年時間不算很長，但其間的某些改變和影響，或大或小都可能使我們長記心頭、永難忘懷。

先說我自己：民國六十五年我還是一個執著的專業寫作者，每天的作息時間悠遊自在，能夠隨心所欲；那一年的年度小說，雖不是很令人滿意，至少編選過程還算順利；在元月十

五日就把入選的作品和作者名單定案了。如今，作爲一個新聞機構從業員，每天下午要出門上班，生活較前忙碌和緊張，只能利用下班後的時間從事編選工作，入選名單拖到三月中旬才定案，精神的負擔也更爲沉重。

其次，就文學的發展來看，民國六十五年是文學新生代勃起、短篇小說豐收的一年：六十五年被選入年度小說的十四篇作品中，有八篇作品來自文學新生代。不幸的是六十六年下半年爆發了鄉土文學論戰，餘波盪漾，直至六十七年六月後才完全平息。在論戰期間，學養、膽識、經驗俱豐的年長作家，尙能冷靜的抱持「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的態度繼續創作，但是大部分的文學新生代猶如剛學會跑步的幼童，走出家門不久就遙見遠路塵土飛揚，不等塵埃落定，不敢冒然跨出飛躍向前的步伐。所幸那個遲疑、觀望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在民國六十八年，我很高興看到六十五年的新生代依舊孜孜耕耘、創作不懈；而更年輕的新生代也已經在小說創作的路途上站穩了腳步，讓人禁不住要刮目相看，同時心中滋生出「吾道不孤、生生不息」的喜悅。黃凡、張貴興、鍾延豪、張靄珠、王幼華、吳錦發都是六十八年特別值得注意的新人，我相信他們在未來的創作生涯裡還會繼續寫出更好的作品。

最後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改變，是六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中美斷交，在六十八年產生了種種具體的影響。除去政治、經濟，只就小說創作而論，六十八年也許是近幾年來產生「

血性文學」最多的一年。這些「血性文學」的確表露了「血脈賁張」的情緒，但是大部分作者只著意於表現「抗議情緒」和「自強之道」；偏重完全的寫實和訴諸激情的說理，其結果是和新聞版的報導相差無幾。近幾年來，「寫實」是熱門的字眼，可惜的是有不少寫作者把「寫實」誤認為「全盤接納」：在面對素材時，沒有過濾、取捨、透視的能力，又不注意文字、結構、情節、意象的烘托，「完全的寫實」難免就變成了「完全的雜碎」。鍾延豪的「金排附」，可能是六十八年這類「血性文學」中寫得最好的一篇。

然而，中美斷交到底是國家大事和歷史大事，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有它正面和負面的影響，相信經過較長時間的沉澱，創作者能清晰辨視清、濁之相，日後有可能寫出更好的寫實文學。

● 三十年幾多滄桑 ●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正式遷移到台北，中國大陸也同時完全的被赤色帷幕所掩蓋。這個讓中國人哀泣的年份，到了六十八年竟已匆匆三十年了！何其漫長艱苦、何其忍辱負重的三十年！

以三十年作爲一個世代來回顧，是我這次的編選重點之一。

本次入選的十二篇作品，編目上的前五篇，依序可看到這三十年間，大部分中國人因政治局勢動盪而有不同遭遇的縮影。

白先勇的「夜曲」，描述四個家境優渥、胸懷大志的中國青年，民國三十八年左右就學於美國，其中的三個在民國四十年回「國」，却無法施展抱負，在文化大革命時還遭到種種折磨。那個留在紐約的吳振鐸醫生，做了時代的逃兵，在美國娶了猶太女子，一心一意追逐名醫的生活，不跟任何中國人來往，連中文書也不看了。

東方白的「奴才」，是那一時代另一類型的中國人。他目不識丁，家中三代都在山東給人做奴才，對「老爺」忠心耿耿。共產黨來的時候，他和「老爺」一家人走失，只好去替國民軍當挑夫混飯吃，後來糊里糊塗跟着人坐上船，下了船才知道到了台灣。他在軍隊裡當伙伕兵直到六十歲退役，被分發到雲林縣一個小學當校工，把校長一家當「老爺」看待。到了七十多歲臨死之前，他拿出積存的金塊，要求校長的兒子代他去找「山東的老爺」贖身；否則「生時是老爺的奴才，死了做鬼還是老爺的奴才……」

陳若曦的「城裡城外」，寫在中美斷交同時美匪建交的半年之後。美匪建交後，中共不斷派出著名的學者作家出國訪問，擺出和西方文化交流的親善姿態。包括著名社會學者費孝

通、著名作家錢鍾書等人在內的中共「社會科學院代表團」是在去年四月十六日到美國作爲期一個月的訪問，在美期間，他們訪問了華盛頓的布克林研究所、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紐約的哥倫比亞和紐約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西部則訪問了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史坦福大學。

「城裡城外」，寫的正是費孝通和錢鍾書等人訪問史坦福大學，接受尤義夫婦款待的前後經過。費孝通在小說中成了畢文甫，錢鍾書則成了秦徵。陳若曦以她一貫冷靜的筆觸，描繪海峽兩岸年輕一代高級知識分子對這件事的反應，也掃描了中共訪美團員們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最後，團員之一的中共老幹部老侯，却在辭出尤義寓所時，趁着握別把一個小紙團塞給尤義的太太文惠，希望尤義夫婦幫助他的兒子到美國來……

鍾延豪的「金排附」，是中美斷交後發生在金門前線的故事。一個外文系畢業的台灣青年，服預官時被派到金門一個重要的海防據點做實習排長，不久，排長退役了，「我」補了排長缺，領着全排四十多個弟兄負責據點的防務。這個排的排附金能高，是個脾氣古怪的老兵，他寬臉大額、體形瘦削佝僂，個性倔強而沉默寡言，總是一個人躲在碉堡裡孤單的吃着自己做的故鄉食物，有一條腿在八二三砲戰時被炸壞了。「我」常常想瞭解他，但他總擺出冷漠的姿態。「我」知悉中美斷交的消息，「似乎連海水也感染了一層悵鬱的氣氛」，一看

到海面上有情況就熱切的希望戰爭爆發，「急於將他們一舉殲滅片甲不留」，而金排附却躲在他的碉堡裏喝酒，對戰備令的下達，表露着漠然和茫然的神態……。後來，「我」的機槍手不慎射殺了一條擱淺的漁船上的漁民，金排附痛罵道：「你自己看吧，擱淺的漁船，老百姓有什麼罪過嗎？」「我」聽完之後「雙手抱住頭，想到那些搖着槳捕魚的人們而渾身抽搐起來……」

胡迪菁的「譚靜」，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登載一系列「中國大陸抗議文學」中的一篇，簡短精悍，感人至深。文中的主角譚靜，是個不解世事的十二歲小女孩，因為「完全性大血管錯位，伴有心衰」住進上海一家醫院準備開刀，在她的轉診單上，「家庭出身」一欄寫的是「現行反革命」；這是因她的父親以前是彭德懷的部下，不肯高喊「祝林彪身體健康」的口號，後來被指為「現行反革命」處決了。她住院不久，她的母親也因替她父親上訴而招來「替反革命翻案」的罪名，被關入青海監獄，不久死於獄中。手術前的譚靜，本懷着「開好刀我就可以回去見媽媽了」的期盼，却不知她的母親已死在遠方的獄中！手術後，譚靜因肺部嚴重感染，最後也不幸去世，因為無人認領，只好由替她手術的醫生夫婦作主把她送到火葬場火化。許多年後，她母親在獄中認得的難友找到醫生夫婦，要代難友帶回譚靜加以照顧，看到的却只是一盒骨灰！

「譚靜」是去年三月十一日發表於上海「文匯報」，作者胡迪菁是個「新人」。他的筆調非常自然生動，透過一個小女孩的遭遇，沉重的指控着中共「階級鬥爭」對善良、天真的幼童之迫害。因為沒有長篇大道理，更顯得真實而撼人！

後面的七篇，分別爲：

王禎和——香格里拉

黃凡——賴索

廖奮夫——竹仔開花

吳念真——病房

王璇——再見南國

張貴興——草原王子

葉言都——高卡檔案

「草原王子」是以張貴興僑居地爲背景所寫的人和大蜥蜴對抗的作品，有濃厚的象徵意味。「高卡檔案」則是形式特殊、揉和科幻和寓言的作品。其餘的五篇，或寫鄉村、或寫小鎮、或寫經濟高度開發的繁華都會，都忠實的觸及台灣目前或過去的某些層面，有它們特殊的時代意義。

然而，「忠實的反映現實」，決不是它們被選入年度小說的唯一因素；小說應具有反映現實的功能，而同時它必須是一種具備多種因素組合而成的藝術品。素材的選擇、人物的塑造、情節的推展、文字的使用、對白是否妥貼生動、氣氛的鋪陳、意象是否鮮明……這些都是在選擇一篇小說時必須兼顧的。

目前台灣的中文書報雜誌不少，一年之中發表的短篇小說不下於一千篇，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我無法做到巨細無遺的閱讀每一篇發表的作品，但至少就水準較高的副刊和雜誌選取，閱讀其中的三分之二以上則可肯定。這些作品，不少是尚在摸索階段的習作，只有簡單的故事輪廓，取材也較通俗瑣碎，文字、對白、結構也都還相當簡拙，沒有特別撼人的才情之作。另一方面，不少已經成名的中年作家，或忙於事業，或忙於寫長篇、寫電視劇、或因想像力和創造力不如以前旺盛，在短篇小說創作上似乎看不出有特別傑出的作品。因此，近三四年來的年度小說，大部分出自新生代的手筆，決非由於主編者的偏愛，而是一項我們必須欣然接受的事實。例如本年入選的十二位作者，除白先勇、陳若曦、王禎和、東方白、王璇出道較早而實力不衰，其餘的七位都是文學新生代；其中黃凡和鍾延豪是六十八年才開始發表作品的新人；除白先勇、陳若曦、王禎和、吳念真外，其餘八位作者都是第一次入選年度小說。

我要坦白的說，依憑個人能力選出這十二篇作品頗不容易。每一篇作品都至少經過四次的比較：先是和同一刊物發表的小說作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比較，再和不同刊物未被淘汰掉的作品作比較，然後和題材相近的作品作比較，最後是和作者該年發表的所有作品作比較。這樣的層層淘汰，確然費時費心費事，然而在完成這件工作時，至少我可以安心的說：我無所偏倚的努力過了！

• 這一年的小說家關心哪些問題？ •

前面已經說過，六十八年是一個特殊的年分。國民政府遷台三十年、美匪建交及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中斷的餘波盪漾、伊朗學生佔領美國大使館的刺激、世界石油價格四次調整引起的物價波動、高雄事件及大型經濟犯罪事件頻傳對民心的影響，都使得吾人震驚和警惕。一向對現實觀察最為敏銳的小說家們，在這一年的作品裡關心哪些問題，也許是值得探看的吧？

(一)中美斷交後，受到大型經濟犯罪的層層波及和心理影響，倒會之風旺盛：這類作品大都描寫省吃儉用的小市民，怎樣苦心積慮的在生活中開源和節流，存了錢去跟「會」，希望

有一天拿到會錢能湊起來買幢房子或車子；或某一件期待已久的東西。結果却因被倒會而希望幻滅，有的自殺，有的不受家人諒解而離婚或離家出走或不死心的天天去討債，變成傻瓜一般，惹得街坊鄰居笑話……。

(二)農村經濟問題：由於年輕一代受到都市文明的誘惑，紛紛走向城市就業，使農村勞力越來越匱乏，工資相對的不斷增高，但主要的農作物價格並未相對提高到合理的程度。在這種情形下，年輕一代往往力勸上一代把土地賣掉，到城市去另謀出路。有些上一代順應子女的意見賣掉土地到城市做生意，却往往產生無法適應城市緊張步調的生活煩惱；經濟生活也許比以前好，精神生活却不快樂。另有些上一代堅持土地不可賣，和下一代之間長期為「土地」問題僵持不下，形成一種「土地的代溝」。還有一種農民辛勞半生沒有什麼積蓄，突然蒙受都市計劃之利，一塊土地賣給人蓋房子，一下子就賺了近百萬或甚至數百萬，有了錢後每天穿金戴銀，悠閒自在，到處參加旅行團，過了一段時日後，精神感到空虛，面對餘生只是茫然。

在描寫農村問題的作品裡，我發現有不少作者只是出諸情緒的感傷，並未確實瞭解農村實務。例如農地變更用途或轉賣的現象，其中涉及「土地等則」的法令限制，並不是每一塊農地都可以隨隨便便賣給建築商人蓋房子。

另外，豬價慘跌是這一年農村經濟重大的震撼，有不少作品觸及這項問題，例如放任仔豬四出遊盪自生自滅、養豬戶因週轉不靈宣佈倒閉、私宰之風盛行、農民有便宜豬肉吃而沾沾自喜等。可惜這類作品都僅止於小角度的呈現和探看，沒有以鳥瞰的角度對這個危機作更廣泛更深刻的挖掘。香蕉和鰻魚外銷受挫，也是這一年重要的農村經濟震撼，但似乎沒有小說家去觸及這類題材，也許是常識所限吧？

(三)都市回歸鄉土之路：和前一問題相反，都市並不如鄉下人想像的完美；都市的生活基調快、競爭性強、嘈雜、擁擠、人際關係頻繁而實冷漠……。這類作品觀照的層面從總經理到小職員、大老板到小工人，描寫他們爲了「錢」如何勾心鬥角，絞盡腦汁。又如何爲了穩固職位而去拍馬屁或互相欺詐。自然的人性日薄、冷漠的機械化角色日重，日久之後，精神負荷不住的人就很可能因心理不平衡而致精神失常或走向嫖賭狂飲的麻醉之路。較善於安排個人生活的，則以養花蒔草、爬山涉水等接近自然的消遣作爲療傷止痛的精神依託。描寫這一類型的作品，大多會落實到小說人物對都市文明的厭倦和某一時間內心的猛醒，懷念起鄉村廣闊恬靜的田野、純樸親切的鄉人、怡人的清風明月……他們真心的希望回到鄉村去，但猛醒之後又受到現實價值觀念的支配，捨不得放棄舒適的文明生活，只好仍浮沉在漩渦中過着矛盾的日子。

(四)家庭結構變化產生的問題：這類作品共分兩種：一種描寫傳統大家庭的沒落、瓦解，以及因之產生的摩擦和感傷。另一種是小家庭觀念慢慢建立，但受到經濟條件、傳統倫理觀念以及職業婦女無力照顧幼兒等因素的牽制，不少家庭仍是兩代或三代合住，許多生活觀念不一致，又因看起來是大家庭的型態，實則住在適合小家庭生活的狹小公寓裡，婆媳之間、夫妻之間、姑嫂之間難免有問題發生，抑鬱、自殺或需要社工人員輔導的個案日增。這類作品是轉型期社會的特色之一，幾年來不斷有人在寫，但大部分作者的着眼點仍極個人而浮面，堪稱小巧普通，沒有較特殊的才情之作。

(五)學生補習、聯考、讀大學、就業之間的連鎖問題。

(六)因性觀念開放和性教育不普及而日漸增多的未婚媽媽問題。

• 一項虔誠的呼籲和期望 •

由於國內純文學的刊物不多、發行量有限，無可諱言的，報紙副刊仍是短篇小說發表的最大園地。綜觀六十八年各報副刊，就量而言，登載短篇小說最多的是鍾肇政先生主編的民衆日報副刊，平均每月都有八篇左右。這些作品，不乏才情、水準俱佳之作；有一些新人習

作和日據時代老作家「復出」改以中文寫作的作品雖不是水準很高，但展現的蓬勃氣息却帶給這些作者許多精神上的鼓舞，使他們還會繼續爲小說創作而努力不懈。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和聯合報副刊，由於走向多元性的計劃編輯型態，發表短篇小說的篇幅已減少了許多。除了兩報文學獎公佈後的一、二個月呈現季節性熱潮外，平時每月平均只登三、五篇小說。相反的，有關畫家、音樂家、舞蹈及戲劇表演的報導日趨增多。近一、二年來，由於都市經濟生活水平提高，各類藝術活動因此呈現蓬勃發展，的確是國人文化和精神生活提昇的好現象。但是這類文章大量入侵副刊版面，「文」的量減少、「藝」的量漸多，對短篇小說的發展，是否會產生無形的扼殺？這是必須正視的問題。如果各報能擴大影藝版面並提昇它的水準，相信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目前各報影藝版仍以報導影歌星動態居多，對水準較高的藝術活動，僅止於新聞性的報導，未能容納藝術界人士作深入的介紹或討論，迫使副刊不得不負起所謂「推動文化藝術」的重任！在歷史的長路上，副刊扮演這樣的角色，也許有它「任重道遠」的意義，但是因而冷落了短篇小說，似乎也有欠公平！

以我目前的工作身分，提出這些意見似乎頗不相宜。但是小說畢竟仍有它的時代意義和歷史任務，我僅以一個小說作者和年度小說編選者的身份，虔誠呼籲各報提昇和擴大影藝版的藝術水準，讓它在消遣娛樂之外也兼具「推動文化藝術」的功能。果能如此，副刊的「藝

「事負荷量減少，有更多篇幅容納小說作品發表；這不僅是小說家之福，從大處着眼，這也是我們的後代以及整個中國文學之福。」

• 重見日據下臺灣文學 •

六十八年文壇的重要紀事，應屬「日據下台灣文學」的回顧、整理與出版。民衆日報副刊、自立晚報副刊、聯合報副刊都介紹了不少日據時代台灣作家的作品；遠景出版社和明潭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兩套書，則使這項回顧更爲完整而有系統，值得吾人深深感念。

遠景出版社的「台灣文學全集」，全部是日據時代的短篇小說集，分別爲(一)一桿秤子，(二)一羣失業的人，(三)豚，(四)薄命，(五)牛車，(六)送報伙，(七)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八)閹雞，共八冊。

明潭出版社的「日據下台灣新文學」，共分兩集：明集收錄中文創作的作品，潭集收錄日文創作譯成中文的作品。可能限於人力、財力，原預定六十八年五月出版的潭集迄未出版，據說可能不再出版。三月份已出版的明集，包括(一)賴和全集，(二)小說選集，(四)詩選集，(五)文獻資料選集，共五冊。

日本據台五十年間，台灣同胞在政治、教育、文化上受到種種不合理的處置和壓榨，當

時的作家，或以中文或以日文創作，描寫台胞生活的不幸和心聲，留給我們後代的是「血淚的文學」。由於語言、文學思潮以及新舊文學論爭的影響，這些作品容或文字粗陋、技巧簡樸，稱不上是完整的藝術品，但是它們却赤誠的呈現了異國殖民地政策下台胞的處境和心境，完成了「反映時代、向歷史負責」的使命；僅此一點，已足永恒！

台灣光復後，台胞有幸重受中文教育；不少在日據時代不得不以日文創作的作家，也紛紛從頭學起，改以中文創作。民國六十年後，台灣經濟、文化水平日漸提高，不少有心人開始撰文呼籲整理日據下台灣文學，使吾等後輩有機會閱讀那些作品，從而更能瞭解先民的堅毅與奮鬥。從楊達的「鵝媽媽出嫁」、「吳濁流作品集」到「台灣文學全集」、「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出版，步調誠然緩慢，但已够讓我們受益良多！

越過五十年和中國文化隔絕的斷層，台灣光復迄今已三十五年。我是光復的兒女，特別能體認三十五年成長的艱辛和軌跡。和先民在異族統治下的生活相較，我們今日的環境確然改善了許多。希望所有光復後開始以中文寫作或光復後出生而今已開始創作的文學朋友們，在同願與展望之間能不時的惕勵自己：在更好的文學環境裡寫出更好的作品！

三十年一個世代已經過去了，站在這相同的轉捩點，願我們都有更穩健的出發！

六十九年四月於永和

六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目 錄

季 季：	(編選序言)	
白先勇：	夜曲	一
東方白：	奴才	三三
陳若曦：	城外城裡	五七
鍾延豪：	金排附	九三